

WEI ZAO

DE YAN JING

伪造的眼睛

王秀珍
译



第一章

清晨的阳光穿过窗户，照射到佩里·梅森的私人办公室里。他背对着阳光，看着一堆堆尚未回复的信件皱了皱眉头。

“我讨厌这种办公室的日常事务。”他说。

他的秘书德拉·斯特里特看了他一眼，冷静而又镇定的目光中暗含着一丝诙谐。她的笑容是宽容的。

“我猜测，”她说，“刚办完一场谋杀案，你就想再接一个了。”

“谈不上什么谋杀案，”他对她说，“是在陪审团面前的据理争斗。我喜欢戏剧性的谋杀审判，因为原告律师会出其不意地对我进行轰炸，当我思索不定时，我还得琢磨着如何走下一步棋……玻璃眼的家伙是怎么回事？”

“是彼得·布鲁诺德先生，”她说，“他在外边的办公室等你呢。我告诉你可能把他的案子委托给助手。他说要么见你要么谁都不见。”

“他长的什么样？”

“四十来岁，浓浓的黑色鬃发。他与众不同，仿佛遭受了什么不幸。他是你会选他当诗人那种人。他的表情有点特别，显得诚挚而又敏感。你会喜欢他的，而他又是给你生意的人，如

果你要是问我的话——他是一个浪漫的梦想家，要是他觉得环境需要他去做，他会一时激动而去杀人的。”

“这么快你就能看出这只玻璃眼吗？”梅森问道。

“差远了。”她摇了摇头说，“我一直以为只要看到假眼就能识别出来，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布鲁诺德先生的眼睛有问题。”

“关于他的眼睛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有一套完整的眼睛——一只早晨用——一只晚上用——一只有点儿充血——一只……”

佩里·梅森捶了一下拳头。他的眼睛放出了光芒。

“德拉，把那捆信件拿开，”他吩咐，“让那个玻璃眼进来。我为遗嘱争议斗争过，为诽谤、移情别恋和个人损伤诉讼过，但是我从未有过关于玻璃眼的案子，这将是我要着手的地方。让他进来。”

德拉·斯特里特笑了，默默地走向通往会客室的门，想要见佩里·梅森本人的客户都在这里等着呢。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彼得·布鲁诺德先生。”她说着，笔直地站在门口。

布鲁诺德经她而过，大步走向办公室，直奔佩里·梅森，伸出了他的手。

“非常感谢您亲自见我。”布鲁诺德说。

律师握了握手，好奇地盯着布鲁诺德的眼睛。

“知道是哪一只吗？”布鲁诺德问。

梅森摇了摇头，布鲁诺德笑了，坐下时把身子往前靠了靠。

“知道你忙。我就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吧。我把我的名字、地址、职业以及所有需要的都给了你的秘书，因此现在我就不啰嗦了。”

“我从开始讲，把整个事情告诉你。不会占用你过多的时间。你对玻璃眼了解吗？”

佩里·梅森摇了摇头。

“好吧，我来告诉你。做玻璃眼是一种艺术。在美国能做玻璃眼的不会超过三四十人。要是眼窝没有损坏的话，好玻璃眼与自然眼没什么差异。”

梅森靠近看了看他说：“你的两只眼睛都在动。”

“我的两只眼睛当然都在动。我的眼窝没损坏。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动作是自然的。”

“然后呢，”他接着说，“人的眼睛在变化。白天的瞳孔比晚上的要小。有时候好眼睛也会充血，可以有多种原因，比如开车长途旅行，失眠或喝醉。我通常是喝醉后眼睛充血。我对我的眼睛很在乎。因为你是我的律师，我才告诉你。我应该把真相告诉我的律师，要不然，跟你说关于残废眼的事就没什么意义了。我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呢。”

“我有半打眼睛——一些是完全相同的，一些用于不同的场合。有一只眼睛做成了充血的，做得好极了。前天晚上出去狂欢的时候我就用了。”

律师慢慢点了点头。“接着说。”他说。

“但是有人偷了这只眼睛，并且用一只伪造品替代了它。”

“你怎么知道的？”

布鲁诺德哼了一声。“我怎么知道的？”他惊叫着，“用我获悉事情的同样方法。如果别人偷了你的狗、你的马，用杂种狗或无用的老马来替换时，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从衣袋里掏出个盒子，打开盖子，皮袋子里有四只假眼睛。

“随时带着？”梅森好奇地问。

“不。有时在小兜里随手带一个额外的。有一个鹿皮小兜，这样眼睛就不会磨坏了。旅行时我就把皮夹子放在包里，不出

去时就搁在橱柜里。”

他取出一只玻璃眼，把它递给律师。

梅森把眼睛放在掌心，若有所思地盯着它。

“相当不错。”他说。

“才不是呢，”布鲁诺德反驳道，“做的差极了。瞳孔有点变形，人们所说的虹膜也不规则，颜色不均匀，血丝太红了。对于充血的眼睛而言，好的血丝应当有点黄……看看这只眼睛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眼睛了。当然，不像我给你的第一只充血的眼睛，但它是一位专家制作的。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它的颜色好一些，配得比较均匀，瞳孔也比较正常。”

审视着这两只眼睛，梅森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不是你的眼睛？”他问，用食指敲了敲充血的眼睛。

“不是。”

“在哪儿找到的？”

“在我的那个皮夹子里。”

“你的意思是说，”律师问道，“有人把你充血的眼睛从这个夹子中拿走，然后又放了一只假的？”

“是的。”

“任何人做这个的目的可能是什么？”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也是我来这里想要查明的。”

律师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来这里查明？”他问。

布鲁诺德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把声音放低，说道：“要是有人偷我的眼睛想对我不利呢？”

“到底什么意思？”

“眼睛是个人的事。很少有人会有相同颜色的眼睛。人造眼睛如果做的好的话，与艺术家的绘画一样，在工艺风格方面具

有独特的一面。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可能会有六位艺术家画一棵树，所有的画都看起来像这棵树，但每一棵具有自己的特点 这正是艺术家的点睛之笔。”

“说下去，”律师说，“把其余的也告诉我。”

“假设，”布鲁诺德说，“想让我不利的人偷了我的一只眼睛，把伪造的留给我？假设有一项犯罪，比如盗窃或者也许是谋杀吧，把我的眼睛留在犯罪现场？我得费尽口舌给警察解释我不在现场。”

“你认为警察会认出你的眼睛吗？”律师询问说。

“当然，如果用正确的方法着手。眼科专家能够说出订做这只眼睛的人，他能识别出这种工艺。警察可以与他联系，把眼睛拿给他看。那个人一直给我做眼睛。他看一眼就会说：‘彼得·布鲁诺德 华盛顿街三九〇二号。’”

律师目不转睛地看着。

“你认为，他慢慢地问，‘你的眼睛会留在谋杀现场吗？’”

布鲁诺德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点了点头。

“你想让我确认一下？”律师问。

布鲁诺德又点了点头。

“一场谋杀，”佩里·梅森问，“你是无辜还是有罪？”

“无辜。”

“我怎么会知道？”

“你应该相信我的话。”

“想让我做什么？”

“给我某种避免责任的方案。你是刑事辩护律师，你知道警察工作的方式，你也知道陪审团的想法，你懂得侦探破案途径。”

梅森在宽大的老板椅里前后慢慢地晃了晃。

“谋杀发生了吗？”他问；还是将要有谋杀？”

“我不知道。”

“对你而言，花一千五百美元得到一个使你免于危险的计策值得吗？”

布鲁诺德慢慢地说：“这得看计策有多好了。”

“我觉得很好。”梅森告诉他。

“不只很好 应当非常完美。”

“我想是完美的。”

布鲁诺德摇了摇头说：“没有完美的方案。我脑子里反反复复想过。我半个晚上都睡不着，想要找出解决的方法。没有任何办法。如果警察照着我说的方法着手的话，是可以认出那只眼睛的。明白吗，这不止是认出眼睛后证明我无辜的问题。它是一个不想让警察认出眼睛的问题。”

梅森抿了一下嘴唇 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想我明白了。”他说。

布鲁诺德从钱包里掏出一千五百美元放在佩里·梅森的桌子上。

“这是一千五百美元。”他说，“绝妙的办法是什么呢？”

梅森把那只充血的眼睛递给布鲁诺德，把另一只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把钱拿起来叠在一起。

“如果，他慢条斯理地说，“警察先找到你的眼睛 那么他们就会照你说的方式查找并识别这只眼睛。如果他们先找到另外的眼睛，就会尽力去识别那只眼睛。如果他们又发现了一只眼睛，那么他们就会去识别它。如果他们发现你的眼睛时是第三只，那么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和前两只没什么差别。”

布鲁诺德迅速地眨了眨眼睛。“再说一遍。”他说。

梅森慢慢地说：“要是你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的话，会明白

我的意思。你的眼睛的问题是做得太好了。它是一件工艺品。既然你对玻璃眼有所了解，你懂这点。只要不发生引导他们朝这个方向注意的事情，警察是不会知道的。”

布鲁诺德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光芒。

“你的意思是，”他问，“你是……”

他的话音渐渐变为沉默。

梅森点了点头。

“这，”他说，“正是我的意思。我要一千五百美元的原因也在这儿。为这事我得花点钱。”

布鲁诺德说：“或许我能省一些……”

“你，”佩里·梅森告诉他，“绝不会知道的。”

布鲁诺德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梅森的手。

“兄弟，”他宣称，“你聪明，简直太聪明了。这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主意，一晚上我都为这事着急呢。”

“秘书有你的地址吗？”梅森问。

“有，华盛顿街三九〇二号。在那里有一个做零散工作的房子，经营汽车部件，像活塞圈儿、衬垫之类的。”

“自己的还是为别人干？”

“自己的。我讨厌为别人干活。有许多年我曾是销售人员。我在乱哄哄的火车上旅行，因为吃不好的食物把胃都伤了，替那些呆在家里拥有生意的滑头赚了不少钱。”

他意味深长地眨了眨他的玻璃眼。

“我是在一九一一年的一次火车事故中把眼睛损坏的。你可以看到我头一侧的疤痕——在事故中我失去了知觉。我在医院呆了两周，在我记起自己是谁之前又过了一个月——失去了记忆。事故使我失去了眼睛，从而破坏了我的生活。”

梅森同情地点了点头，说道：“好吧，布鲁诺德，有情况的话”

和我联系。要是我不在办公室，你就给我的秘书德拉·斯特里特打电话 和她谈。她是我的心腹 知道拜访我的人的所有业务。”

“她能守口如瓶吗？”布鲁诺德问。

梅森笑了。“百般折磨，”他说，“都不会从她那里得到一个 字。”

“用钱如何？”

“不可能。”

“阿谀奉承怎么样？要是有人向她示爱呢？要知道，她是个 女人 这类事情对她有巨大的吸引力。”

梅森摇头的同时皱了皱眉头。

“担心与你有关的事吧，”他说，“我来为与我相关的事情操 心。”

布鲁诺德朝着他进来时的门的方向走去。

“你可以，”梅森说；“从另一条路出去。这扇门直接通向走廊……”

他的私人电话铃声不停地响，只好中断了说话。他把听筒 拿到耳边，听到另一端是德拉·斯特里特的声音。

“头儿 这儿有一位贝莎·麦克雷女士。她弟弟和她在一起 ——哈里·麦克雷。他们好像有点激动。她不告诉我业务的性 质。她一直在哭，而她的弟弟有点粗暴。他们看起来大有可为。 你要见他们吗？”

“好吧，”他告诉她，“我马上见他们。”然后把听筒放回去了。

布鲁诺德在走到离门还有一半的距离时说：“我把帽子落在 外边的办公室了。我得从那个方向出去。”

他转向外边的办公室 突然停住了 说道：“嗨 哈里 你这个 家伙在这里干什么呢？”

梅森迅速地大步走过办公室，把布鲁诺德外衣的肩膀抓住，

把他拽了回来。“你在这儿等着。”他说，“这是律师办公室，不是俱乐部。我不想让其他客户看到你，也不想让你看到其他客户。”

他把头探出门，说道：“德拉，把这个人的帽子拿来。”

德拉·特里斯特把布鲁诺德的帽子拿来时，梅森示意她把门关上。

“他是谁？”他问布鲁诺德。

“不过是小麦克雷。”他说，装出随意的样子。

“认识他吗？”

“略知一二。”

“知道他要来这里吗？”

“不知道。”

“知道他要在这里干什么吗？”

“不知道。”

“那是什么使得你脸色发白？”

“我的脸色变白了吗？”

“是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麦克雷对于我无关紧要。”

梅森把他的手放在布鲁诺德的肩膀上。“好吧，”他说，“你可以从这扇门出去，而且……天哪，你这人，你像一片树叶在颤抖。”

“只是紧张。”布鲁诺德说着匆匆离开，冲向可以通往外边走廊的门，“那个麦克雷男孩对于我无关紧要，但看见他让我有了……想法。”

他踏入走廊，话说到一半就突然停止了，身后的门咣的一声关上了。

佩里·梅森转向德拉·斯特里特。

“马上把德雷克侦探事务所的保罗·德雷克叫来。”他说，“在我有空见德雷克之前，让那两个人等着。告诉德雷克到走廊这边的门来，敲门即可。我会让他进来的。”

她急速走向外边的办公室，对等待的那两个人说：“梅森先生忙着呢，但他一会儿会见你们。”

佩里·梅森点了一支烟，开始在办公室里斟酌着踱来踱去。当通向走廊的外门响起敲门声时，他还在踱步。梅森把弹簧锁向后按了一下，打开门，朝一位高个子点了点头。这人的眼睛木然，嘴角呈现出滑稽可笑的表情。

“进来，保罗，”他说，“听一下这件事。”

律师从口袋里取出布鲁诺德给他的玻璃眼，递给了保罗·德雷克。

侦探好奇地审视着。

“对玻璃眼了解吗，保罗？”

“不太了解。”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你会对此知道很多。”

“好吧，没问题。”

“去巴尔的摩旅店订一个房间，查看一下分类登记本，找一个人工眼睛批发商。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是外来的经销商，你有一位顾客，他想要六只充血的眼睛，与你将派人送去的眼睛一样。给他一个假名。说你来自偏远的城市，而且在生意上刚起步。

“批发商会储存大量的眼睛。它们不会像专家订做的那么好。据我所知，就像从裁缝那里订做的西服与更为便宜的一套成品之间的差别一样。但是，批发商可以有这样的眼睛，然后把这些一模一样的眼睛充血。”

“你什么意思——把这些一模一样的眼睛充血？”德雷克问。

“在外边加上血丝。他们用红玻璃做。如果他们认为你将是未来很好的客户，就会迅速为你做好。给他们这样的印象，你是来自某个偏远城镇的新商人。”

“这些眼睛多少钱？”

“我不知道——可能一只十到十二美元吧。”

“你不想让我去那里亲自与经销商谈？”

“是的，我不想让他知道你的长相，我也不想让他能够查到你。用假名在旅店登记，给经销商假名，尽量不要让人看到。给服务生的小费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行李不要太多了也不宜过少。只是那种普通的客人，如果后来有人调查你时，没有人会记起你。”

保罗疑惑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律师。

“会有人调查我吗？”他问。

“有可能。”

“我会触犯任何法律吗 佩里？”

“没有我帮不了你的 保罗。”

“好吧。我什么时候去？”

“马上。”

德雷克把眼睛放进口袋，点了点头，然后朝门口走去。

佩里·梅森拿起电话告诉德拉·斯特里特：“好了 德拉 我要见麦克雷女士和她的弟弟。”

第二章

贝莎·麦克雷用低沉而又尖锐的语气对陪同她的年轻男人说着什么。他摇了摇头，小声嘟囔着，朝佩里·梅森走来。

梅森示意他们坐下。

“你是贝莎·麦克雷女士吗？”他问。

她点了点头，转向那个年轻一点儿的男人。

“我弟弟，哈里。”

梅森等他们坐下后，用和蔼的口气说：“是什么事使得你们想见我？”

她看着他，决不罢休的想法从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来。

“刚从这里离开的那个人是谁？”她问。

佩里·梅森抬起了眉毛。

“我还以为你们认识他呢。我听见他和你们说话。”

“他没跟我说，他跟哈里说了。”

“那么，哈里会告诉你他是谁。”

“哈里不会说的。他说不关我的事。我想让你告诉我。”

律师摇了摇头，笑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和蔼的口气说：“是什么事使得你们强烈要求见我？”

“我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律师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怎么回事，”他说，“这里是律师事务所，你应该知道不是情报局。”

一瞬间，她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愤怒，随后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毕竟，”她说，“也许你是对的。要是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想要知道刚刚离去的人的一些事情时，我会……我会……”

“你会怎么样？”佩里·梅森试探着。

她笑了，说：“也许会对他撒谎，告诉他我不知道。”

梅森打开一个烟盒，想给她一支烟。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拿了一支，以熟练的架势在大拇指上磕了磕，身子向前倾着去接梅森给她点的火，还深深地吸了一口。梅森想要给哈里·麦克雷一支烟，但他以摇头的方式默默拒绝了。梅森为自己点了一支烟，重新坐回椅子上，看了看那个年轻的男人，又看了看那个年轻女人，然后把目光放在贝莎·麦克雷身上，仿佛希望她开始谈话。

她摆了摆裙子，说：“哈里遇到了麻烦。”

哈里·麦克雷在椅子上紧张地动了动。

“把事情告诉他，哈里。”她乞求着。

“你告诉他。”哈里·麦克雷说，还是用刚才那种嘟囔的口气。

“你，”她问律师，“听说过哈特莱·巴斯特吗？”

“我好像在收音机里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不是做汽车贷款的吗？”

“是的，”她说，话音中带着一种情感，“他是做汽车贷款。他做各种各样的贷款。他做的汽车贷款在收音机里做过广告。他也做不怎么宣传的贷款，他有时也会购买偷来的珠宝，或者赞助

走私专家。”

律师迷惑不解地抬起眉毛，想要说些什么，但只把烟熄灭了。

“你无法证明这一切。”哈里·麦克雷用低沉而又确定的口吻说。

“是你告诉我的。”

“唉，我不过是进行大量的猜测罢了。”

“不，你不是哈里。你知道你是在说真话。你为他工作过，你知道他经营的业务。”

“哈里遇到了什么麻烦？”梅森问道。

“他从哈特莱·巴斯特那里挪用了三千多美元。”

律师的目光转向哈里·麦克雷。哈里·麦克雷与他不屑一顾地对视了一会儿，又垂下眼睛，用一种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原打算还给他的。”

“巴斯特先生知道这事吗？”梅森问。

“现在他知道了。”

“他什么时候发现的？”

“昨天。”

“挪用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梅森问。转向年轻男人，“经历了很长时间吗？是以一大笔的形式还是小数目？钱做什么用了？”

哈里·麦克雷用期望的目光看着他姐姐。她说：“是分开的四次——差不多每次一千美元。”

“怎么进行的？”

“用假账单代替原来的。”

律师皱了皱眉，说：“看不出仅仅这样的行动怎么会是挪用公款，除非原来的账单兑现了。”

自从进了这个屋子，哈里·麦克雷首次把声音抬高了一点，

说道：“没必要叙述所有这些细节 姐姐 只需告诉他你想要做什么。”

“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呢？”梅森问。

“我想让你把钱还给巴斯特先生。也就是说，想让你安排一下 以便我把钱还给巴斯特先生。”

“所有的钱？”梅森问。

“最后是这样。现在我有一千五百多美元给他。我会把差额分期给他。”

“你在工作？”梅森问。

“是的。”

“在哪里？”

她的脸红了，说：“我认为没有必要说这些 是吗？”

“可能是吧。”他告诉她。

“如果需要时，我们可以以后谈。我是一位重要商人的秘书。”

“挣多少钱？”

“非得说吗？”

“是的。”

“为什么？”

“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决定我的服务该要多少钱。”梅森告诉她。

“考虑到我做的工作，你就不会要该要的了。所有的老板都会扣许多的。”

“扣多少？”梅森问。

“每周四十美元。”

“要养活谁吗？”

“我的母亲。”